

经济学名著译丛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武黄岗 译

张欢欢 校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武黄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5979-1

I. ①经… II. ①约…②武… III. ①经济学派—研究 IV. ①F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447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经济学名著译丛

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

[美] 约瑟夫·熊彼特 著

武黄岗 译

张欢欢

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

北京冠中印刷厂

ISBN 978-7-100-15979-1

馆藏

邮政编码 100710

发行

lib.ahj.edu.cn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 1/4

定价:22.00 元

经济学名著译丛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Joseph Schumpeter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54年版译出

英文版译者序

当我要把熊彼特教授晚年的这本著作呈现给英语读者时,我深刻地意识到谁都不可能用另外一种语言把源语言中的观点与思想完全表达出来。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独特的语法结构,必须要遵循其语法规则。我们都知道绝不能把一种语言的结构强行套用在另一种语言上。语言中词汇的词义不仅具有精确性,还具有象征性或是联想性等特征,而这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丢失。思想决定语言,语言也决定思想。这一点让人很好奇,但是又不能完全得到解释。

每一种语言中都有很多词汇无法用另外一种语言的词汇来表示,只能用冗长枯燥的解释来表达。像“Geisteswissenschaft”,“Sozialpolitik”,“Verelendung”这样的德语单词在英语中就没有对应的单词。由于德语的句法结构不同于英语的句法结构,因此直译出来的内容就会显得不恰当,经常是极为荒诞的。

当然,我不仅要忠实地表达作者的意思,还要让本书具有可读性。为此,我把对英语读者无关的比喻说法全部省略或者改写了。我将原文中的长句改为短句,对段落进行了拆分。

如果说我的译著读起来没有原著的味道的話,那是因为只有将原著的大部分内容完全重写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点。不要忘了,

这本书是在一战之前写作的,对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意义非凡。书中大量的参考文献都是按照作者原先的方式来呈现的,并且都是参考不晚于 1912 年发表的文献。翻译虽然有时难免失误,但仍是一项要求极高的工作。翻译此书也是对熊彼特教授著作具有重要价值的充分肯定。

理查德·艾里斯

前 言^①

古典制瓦解后,人们才逐渐地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有些书籍是在 18 世纪编写的,但是涉及历史方面的书籍相对较少。在这里,需要提到的一本书就是罗西格 1817 年出版的《经济与财政学史论》。在 19 世纪的前十年里,这类著作主要是由德国的学者完成的,如韦策尔的《政治经济学史》(1832—1833),鲍姆史塔克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1835),冯·莫尔的《政治经济学史及文献》(1855—1858)以及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这里,只是简单地罗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布朗基 1838 年出版的《欧洲政治经济史》非常成功。虽然其观点还比较粗浅,但它却是首次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历史的解读。考茨的《经济发展史及其文献》(1860)也是如此水平的著作,但远不如他的老师罗雪尔 1874 年出版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史》。这本著作是其呕心沥血之作,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典范之作。虽有不足之处,但仍值得今天的学者一读。罗雪尔的另一部著作《英国

① 我们仅限于讨论经济学说史,不包括社会学学说。书中列出的书目限于涵盖整个研究主题的出版物,至少是当时的大部分出版物。

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也是如此。杜林于 1874 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就其观点的阐述方式与内涵来说,远胜罗雪尔的著作。

从那时起,德国并未开始对同样重要的经济学史开展研究。艾森哈特 1881 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说史》讨论的全都是社会政策领域的问题。翁肯 1902 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说史》讨论的内容仅涉及亚当·斯密之前的情况。施穆勒在《政治经济学词典》发表的文章《国民经济学》对学说及学说体系的历史进行了简要研究。此外,谢尔 1908 年在熊伯格的《国民经济学手册》发表了专题论文《德国国民经济学说发展史》,该论文谈到了学说历史。哈斯巴赫的著作大范围地探讨了经济史。法国的文献更多是总结性的著作。除了埃斯比纳斯、朗博与杜布瓦的著作外,最杰出的著作就是季特与李斯特 1908 年撰写的《经济学学说史》。德尼的未完之作《经济学体系与社会主义历史》(1904—1907)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英国文献中,也就只有英格拉姆 188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史》较为有成就,其德文第二版于 1905 年问世。^① 在美国,哈尼 1911 年出版了教科书《经济思想史》。虽然科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导论》是伟大的学术成果,但是评价不高。在其他国家有关经济学的文献中,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中的几篇相关文章值得一提。罗雪尔的《德国经济学史》也有利于我们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法国唯一探讨经济学学说史的期刊就是《经济学

^① 不得不提的还有博纳,他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来阐述经济学领域的大多数问题。他的主要著作是 1893 年出版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历史关系》,1909 年出版了第二版。

学说史期刊》。

当然,我们必须要先阅读相关学者与学派在该领域进行专门研究而发表的著作。接下来,我们会提到一部分著作。我们可以从那些专题著作中了解到不同学说与问题的历史,因为它们对学说历史演变中所有的细节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下面这些著作尤为重要: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第一版,1884;第二版,1902);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考茨基编辑);祖克坎德尔的《价格理论》(1889);威特克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903);李卜克内西的《英国价值理论史》(1902);塞瓦尔的《亚当·斯密之前的价值理论》(1901);考拉的《现代价值理论发展史》(1906);格切尼的《价值理论的批判历史》(1889);萨尔兹的《论工资理论的历史与批判》(1905);伯格曼的《国民经济危机理论史》(1899);霍夫曼的《货币价值的批判史》;罗斯特的《价值与价格理论以及对其教条主义发展史的思考》(1908);皮尔斯托夫的《企业家的利润》;马塔亚的《企业家的利润》;安东·门格尔的《全部劳动收入权史论》;兹维迪内科的《工资理论与工资举措》;罗尔纲的《机械问题研究》以及科斯坦艾奇的《劳动与贫困》。

这些学说史及其批判性观点并非同等重要,但都在尝试科学地阐述观点。广泛意义上来说,这里所提及的文献都体现了其作者对学说史的研究与评论。

目 录

英文版译者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1
第二章 经济循环流转之发现:重农主义学派(亚当·斯密)	33
第三章 古典体系与分支流派	58
第四章 历史学派以及边际效用理论	132
译后记	176

第一章 经济学学科的发展^①

经济学这门学科形成于 18 世纪末期,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18 世纪的著作代表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并且流传百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长期独立存在的思想。其中一种思想源于哲学家的研究。所谓的哲学家,广义上来讲,就是指那些认为社会活动是世界的基本问题,是认识世界的基本要素的思想家。可以说这种思想起源于哲学,因为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另一种思想则源于其他各类人士的研究。他们对当今的实际问题很感兴趣,其主要目的是对这两种思想追本溯源,即使他们应该简而为之。此外,需要谨记的一点是虽然划分这两种思想是有必要的,但是在碰到某

① 在这些文献中,哈斯巴赫的《魁奈与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施穆勒的《科学研究》以及博纳的著作是尤为重要的。以古典议题为主的文献对古典时期的经济,尤其是古代经济史进行了充分研究。谈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必然要提到克劳斯的《亚里士多德的价值理论》与金克尔的《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经济观》。此外,还可以参见下述著作:古绍恩的《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学说》,恩德曼的《对罗马宗教法经济学者的经济与法律的研究》,阿什利的《英国经济学历史及理论》,康森的《中世纪经济学文献史》,布朗的《13—14 世纪经济学理论》,拉斯贝尔的《荷兰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学历史及文献》,加尔加斯的《波兰〈17 世纪年鉴〉中的经济学观点》,斯莫尔的《经济学家》,莱斯利·斯蒂芬的《18 世纪的英国思想》,苏皮诺的《意大利 16—17 世纪的经济学科》(1888),以及霍恩的《重农主义之前的政治经济学》(1867)。

些实际情况时就可能会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像这样的划分具有偶然性,也一定是任意的。

哲学思想主要发轫于古希腊时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也不同于立法者与宗教创立者的思想。一方面,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有关经济的观点在多年之后又会被重新表述;另一方面,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对后期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学术文献可以从古希腊时期的学者开始,到亚当·斯密著作中引用的文献作者,一直参阅到亚当·斯密本人。希腊人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按照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依次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他们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不应就此夸大。后期的思想家们用听上去相类似的表述来解释前人偶然说的话并不恰当。此外,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基本论述过于简单,仅仅是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性知识和部分本能性知识演绎而来,还不算是令人难忘的学术成就。

虽然在后期,古代思想家们着重研究他们所关心的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但是之前他们更关注政治问题,较少关注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他们的学术遗产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远比其他领域要小。人们通常认为自给自足模式的“家庭经济”本身不会产生政治性的经济问题,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时候,“家庭经济”也不像本文说的那样普遍。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科学思想并没有取得长足发展。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有关经济学原理的知识。即使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在谈到普遍原理时也会大打折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判断个体事件

上极具智慧,但是一谈到普遍的因果关系时则无能为力,尽管他几乎不讨论具体的经济问题。演说家的讲稿,剧作家的剧本也仅仅是写一些大众化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前科学阶段方面的阐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外行人并无两样。他们的论述也无法帮助人们去洞察不同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对不同经济职能的分析反映出了上层阶级对不断兴起的商人阶层的态度;本质上来讲,他们的分析还是带有平民阶层的色彩。但是,整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下文将阐述他的重要贡献。

1. 尽管他向来关注伦理道德视角下的经济活动,但他指出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明显不同于家庭生活、工厂管理,或立法。他是首位,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提出这一有趣问题的思想家。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一般是通过理解色诺芬提出的实践性经济学知识或者是经济学书籍来认识经济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经逐步涉及了经济学知识。此外,他们往往是从立法或者是构建理想城邦的视角去思考经济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则是体现了一种质疑问题、分析问题的新思路。因此,我们说他是第一股思想的创立者。他在某一篇文章里已经明确指出经济学是财富科学(《伦理学》,第1094页)。总的来说,他大体上认为经济学属于伦理学,到18世纪,才认为是属于自然法。

2. 亚里士多德为价值与价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他观察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异,并敏锐地发现了差异背后的本质性问题。他认为交换价值学说就是市场经济学(理财学)

理论的核心。他的理论是基于人类需要而产生的,是有关经济价值的纯主观性理论。他认为伦理法律至高无上。他也创立了价格理论,但是没有真正地解释价格现象。这也让他有了经典论断,即货币作为一种价值交换与衡量手段的属性与职能。(《政治卷》第一卷第9页;《伦理卷》第四卷第8页)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他能够认识到经济商品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普芬多夫的经济学原理也属于这一范畴。

3. 他明确指出了货币与财富之间的区别,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与重商主义相对立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强调生产商品是为了盈利;他也采用了如今人们常用的“资本”一说。这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他的经济学观点影响深远。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类似于现代理论的观点是孤立的,例证也存有严重错误。

4. 亚里士多德的利息理论并非是错误的,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他认为生产是原始的,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要素。因此,他认为交易所产生的利益是欺骗的结果。有时我们认为货币不具有生产性,但是如果考虑到贷款用于消费的情况,那么这一论断就并非是错误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唯一考虑过的问题。

5. 亚里士多德曾客观冷静地讨论过制度的社会效用,如私有制和奴隶制。他的观点在当今的经济学文献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6. 亚里士多德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他持有学院派的观点,但他一开始就反对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去探索社会现象的本质,他的研究方法对整个社会哲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为人类共同体具有内在社会性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格劳秀斯

把这一学说发扬光大了。有时候,当他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侃侃而谈时,我们会觉得他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政治卷》第二卷第六章第13页)

然而他的这些学术思想与柏拉图带有梦幻色彩般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柏拉图既没有准确理解经济,也没有提出经得起推敲的观点。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解释经济本身存在问题,而是为了创建一种经济秩序以适应他提出的伦理法则和理想城邦中的情况。可能他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科学性而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尽管柏拉图在劳动分工问题(《共和国》第二卷)上的观点经常被引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他对经济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在这点上,色诺芬远胜过柏拉图。当然色诺芬其他的经济学观点则显得不那么专业。《厄里克夏斯对话录》在经济领域方面的观点是非常专业的,对基本经济概念的分析也远远超过柏拉图的著作。

正如哈斯巴赫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对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却是很消极的。此外,不难理解的一点是自从思想家最初开始思考社会学相关概念时,这些哲学体系就多多少少带有了社会学特点。我们必须要避免夸大它对我们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毕竟,这两大学派与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他们的个人主义观其实就是倡导远离公共生活,与我们所谈及的个人主义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我们认为个人主义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社会研究的起点。实际上,伊壁鸠鲁学派学说与当今的幸福主义没有太多相同之处,因为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开始朝着社会伦理学方向发展了。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被表